

夏目漱石集

章克標譯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夏目漱石集

章克標選譯

開明書店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五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夏目漱石集”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原著者 夏目漱石

選譯者 章克標

發行者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開明書店分店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漢口鼓樓北路
漢陽中街



夏目漱石像

目次

關於夏目漱石·····	一
哥兒·····	一五
倫敦塔·····	一七六
雞頭序·····	一〇四

關於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名金之助，慶應三年一月五日生於東京牛込的馬場下。這是明治元年的前一年，東京還是叫做江戸的時代，所以漱石的確是一個「江戸兒」。他生於二女三男之後，少時並不幸福，出生不久，即被寄養於他家，復被給人家做養子，到了七歲，仍領回到自己的家裏，戶籍到他的二、二歲纔復轉來的。明治二十六年七月卒業東京帝國大學文科，二十八年任愛媛縣松山中學教職，二十九年轉任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教職，三十年被派赴英國倫敦留學，三十六年歸國，執教於第一高等學校及東京帝國大學，講授文學論，四十年辭學校教職，入朝日新聞社，從事創作生活。大正五年十二月九日死於早稻田南町七番地，享年五十歲。在朝日新聞上登載的作品明暗至第一百八十八回而中斷，是因死去而未完成的。

漱石是「江戸兒」，他性格中具有顯著的江戸兒的特性。第一就是反抗的精神，反抗時代的潮流及鋤強扶弱的一種所謂俠氣，第二是依了正義的所指，調制自己的行動，第三是輕快洒脫的趣味。再加之幼少時就離開生身的父母，不能享受家庭的愛情，使他對於全人生有了一種漠不關心的冷淡。他在自然主義全盛時代，獨自走反對的方向，及在文藝中求英雄主義的精神，是第一特性的發現。自己在文藝當中發揮道德的精神，也要求別人如此，是第二特性的發現。他作品中所有的滑稽洒脫的風格不外是第三特性的發揮。在他全部作品中所可以看到的缺少熱烈的情感，及對於人生的無關心，便是這幼小時的教養的影響了。

漱石的文藝的精神，第一是在俳句，他大概很受了正岡子規的感化的。子規和他同時在第一高等學校及帝國大學念書，他們是很好的學友。其次是寫生文，也是子規所提倡的照真實敘寫自然的文章。因此達到托懷感於天然自然的風物，忘卻塵世俗事的一種東洋的趣味。再由此達到對於禪味的興感，造成了漱石的文藝觀的不動的根基。

我們要知道漱石的文藝觀，由前述的他的特性同教養已經大抵可以推知了。他在明治四十年爲高濱虛子的短篇集雞頭寫了一篇長長的序文，卻是把他的文藝觀講得很明白的。照漱石的解釋，小說可以分做二種類。一是餘裕派，一是非餘裕派。所謂有餘裕的小說，是優遊不迫的小說，避開非常這字眼的小說；沒有餘裕的小說是緊張逼迫的小說，像要窒息的小說，不含有幽閑悠逸的分子，而以關於一生沈浮的大問題爲主的小說。換一句話說，不以生活的大事件及其他重大問題做材料的，是有餘裕的小說；以人生運命等等做問題的，是沒有餘裕的小說。他主張若使沒有餘裕的小說可以存在，那麼有餘裕的小說當然也可以有存在的權利。品茗灌花是餘裕，說笑閑話也是餘裕，觀賞繪畫雕刻也是餘裕，倘使世界上不是天天繼續着打仗，不是充滿着無事忙的要人，那麼到處都是有餘裕的。我們在不得已的時刻以外，都歡喜這餘裕的，從而由此等餘裕所產生的材料，都可以做成小說的。這是對於當時自然派側的主張嚴肅的人生真誠的人生等等的反抗，而且他的當時的作品我輩是貓等便是立腳在他的這一種主張上的。

從這有餘裕的小說所引出來的有低徊趣味這一個名字。他說「這是我由便宜而製造出來的名字，別人也許不懂吧。不過大體說起來是指對於一事一物，產生獨特或聯想的興味，從右看去從左看去，徘徊難捨的一種風味。所以不叫做低徊趣味，而叫做依依趣味或戀戀趣味也沒有什麼不可。」這也可以看做……對於由一直線的觀察事物，一步步寫去的自然派作風的反抗。此種風趣，貫流於漱石的全部作品之中，稍一留神就可發見的。更從這低徊趣味聯想過去，還有一種非人情的世界，是主張藝術的一境地中，有一種超越了人情的世界。草枕可以算是去描寫這境地的。

在草枕中，大可以窺見他的藝術觀，我現在抄譯底下幾段來，使大家更加可以明瞭他的主張：

「……總之，人世是難住的。覺到了這種難，就想搬移到安逸些的地方去。悟到了什麼地方都是難住的時候，就生了詩生了畫。造成這人世的並不是神佛，也不是妖怪，是前後左右的鄰舍人家。若說人做的人世難住，也沒有再可以遷徙去的地方了。說有，是到非人的國土去吧。非人的國土，

比人世怕更加難住吧。

「沒法子搬移的，世間是難住了，要把難住的地方開拓出一點餘裕，使短短的生命也在短短之間，得着些適意繞該當的。在這裏就發生了詩人的天職，降臨了畫家的使命。一切藝術之士因為使世間長閑，使人世寬裕，所以是可敬的。」

「從難住的世間，把這難住的煩惱抽去，把可愛的世間活寫出來的是詩，是畫，或者是音樂雕刻。仔細說，不寫出來也可以，只要直面看，就生出詩來，湧起歌來。不必把着想落到紙上，胸裏起了靈鐫的聲音，不必施丹青到畫架上，五彩的絢爛已自映於心眼。只要能這樣去看我們所住的世間，在靈臺方寸之間，自然收羅了清麗爽朗的世相。所以無聲的詩人雖則不吟一句，無色的畫家雖則不染尺縑，在能這樣去看人生的一點，這樣去解脫煩惱的點，這樣的能出入於清淨界的點，又在可以建立不同二一的乾坤的點，在掃蕩私利私慾的點——比之千金之子萬乘之君及一切俗界的寵兒，是更加幸福。」

「在人世間那些苦惱，憤怒，騷擾，悲泣，總是免不出的。我已經做了三十年，已經夠討厭了。已經夠討厭了的東西，再用演戲小說來反覆同樣的刺激，那還了得麼！我所要的詩，不是這鼓舞世間的人情的東西。是要能夠放棄俗念暫時誘到超塵脫俗的心情的詩。無論怎樣的傑作，沒有離了人情

的戲曲，也少有斷絕是非的小說，總逃不出世間，是牠們的特色。更加是西洋的詩，以人事為根本，所謂純粹詩歌也不能解脫這境界。說來說去總是同情哩，愛哩，正義哩，自由哩，只用塵世間所有的東西去做材料的。

「可喜的是東洋的詩歌，在這一點是解脫了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就在這裏已經完全表出了這忘塵俗之世的光景。看的不是隔牆有一個姑娘，也不是南山上有親友住着。是超然地脫出了世間的利害損得的觀念的。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只在這二十字中，已建立了另一乾坤。這乾坤的功德，不是不如歸，金色夜叉的功德，像是被輪船，火車，權利，義務，道德，禮儀等等鬧倦之後，而得着一個忘卻一切的睡眠那樣的功德。

「二十世紀倘使睡眠是必要的，那麼這出世的詩味也是很重要的。可惜現在做詩的人和讀詩的人都做西洋人，並沒有泛了扁舟去訪桃花源的了。」

這是漱石對文藝的根本思想，以為藝術是須要使人愉快的，人生什麼什麼，各個人都可以自己去體驗到的，可以身驗到的東西，何以更用藝術去表現出來。

漱石的藝術觀不是在這裏就停止的，他再進一步，使人心覺得閒暇愉快有趣，是有

方法的，這方法錯了，文學的價值也降低去。表出「真」可以是文學，表出「善」可以是文學，表出「美」也可以是文學，還有發揮「壯」即「英雄主義」也可以是文學。但是無論在那一種裏，不能損毀了污辱了別種的要素。例如發揮真的自然派的文學，往往把美和善不顧而破壞了。又如浪漫派的文學，只發揮美，往往有損毀了真和善的。在漱石意思中，這樣的都不是文學的正道。在他的演講「文藝的哲學的基礎」及「創作家的態度」中都表明這一種意見。提出道德這一點，是漱石的特點。他有批評莫泊桑的一節，例如對於放浪者（這是寫一個乞丐，在各地放浪之中，一次肚子很餓了，偷進了靜寂的人家去，竊取了麵包與葡萄酒，充了口腹之欲，走出村外，是沈沈欲睡了。那時一個村姑通過，腹已飽，酒也醺醺的乞丐，已沒有另外的慾了，一見村姑，即遂行獸慾）的批評，以為也許是發揮真個可以有，但是破壞了善的理想。所以若不是全忘了被打壞的理想，那特意表出的興趣也消失了。

漱石不但對於莫泊桑的缺乏道義觀念表示不滿，即對於蘇德曼，左拉，就是對於莎

士比亞的 Othello 也是同樣不滿的。這一點與託爾斯泰有點相像。漱石對於文藝再要求一種英雄主義。他以為意志所發揚的地方，就是英雄主義。文藝上表現這一種英雄主義時，莊嚴美自然發現出來。這與真善美同樣是文藝上的一理想。他說「真正的英雄主義實有壯烈的感，但把此種情緒當做理想的，在目今文藝家中像不見有。」暗裏嘆息現代文藝中缺乏此種壯美。

漱石在文藝中，不像自然主義的只看人生醜惡的一面，他不排斥理想，不排斥靈性，重內面生活，而容認主觀。他笑自然派的高調作品要觸到人生第一義，說「這第一義是在生死海中的第一義，若人生觀不能超出這地點以上，這就是絕對的第一義也未可知，但若成了打破生死的關門，不把二者放在眼中的人生觀，那麼這所謂第一義，也許墮落到第二義了。」這分明是禪的思想了。他到了晚年，不住唱着「則天去私。」說「山青水綠，大自然在這上面又能加增什麼呢？這世間就是佛國呀。」這是佛教的大乘思想。他小說中的悠悠然超世間的風味，即是這個發現。

照理以次應當論及他的作品，一一替他檢點論究一番的，但我現在不是在做夏目漱石論，所以不便多說，不過把他大概的作品寫下來吧（題名下註的數字是明治及大正的年代）。

我輩是貓 明治三八——三九年

倫敦塔 三八

加萊爾博物館 三八

幻影之盾 三八

琴音 三八

一夜 三八

薙露行 三八

趣味之遺傳 三九

哥兒 三九

草枕 三九

二百十日 三九

野分 四〇

虞美人草 四〇

坑夫 四一

三四郎 四一

還有以後 四二

門 四三

彼岸過 四四

行人 大正元年

心三

道草四

明暗五

其他還有文鳥，夢十夜，永日小品，滿韓處處，硝子戶中等等小品，以及文學論，文學評論，等研究論文和講演錄隨筆等，著作從量一方面說，實也不少。

他的作品大概可以分做三種類。第一是浪漫的，幻織出夢幻縹緲的情趣，如同倫敦塔，幻影之盾，琴音，一夜草枕，二百十日，虞美人草等是屬於此類的。第二是在滑稽諧謔之中，諷刺社會人生的。如我輩是貓，哥兒，野分等諸作。第三是所謂心理小說，對於心理解剖一方面，特別發揮他手腕的，三四郎以下的諸作，都可以括在這裏面的。但不在此地再仔細檢討了。

特別可以注意的是漱石的文章，那是有無比的靈妙，決不是別人所能追隨的。第一由於他的學問淵博，對於東西文學都有極高的造詣。他是主張技巧的，用豐富的文字，文句也極意修飾變化，再加輕快洒脫的幽默和頓智機才，自然使他的文章絢爛極目了。他

的草枕和虞美人草是日本文中文章的範本，沒有一個人會否認的。對心理描寫，他更有特殊的技倆，他不平面的看視人生，他是立體的看人生，直透到心的內面底奧，解剖是入微的。

往往有人說他是不關心人生的，對於生活缺乏熱力的，所以說他是非第一流的藝術家。但他的道草一篇，卻是他的生活記錄一樣，全體也很嚴肅。道草的主人公是有不能逃避的過去，不能逃避的社會的義務，又是不能捨去自己完成的衝動，要棄絕一切也不成，要徹底於愛也不成，是苦於懷悶悲惱的人。他的描寫卻終始是客觀的，不雜一念的好惡在內，對於雖則是重苦的材料，寫法卻又有殊別的風趣，而其中的嚴肅，又是不可以輕蔑的。

再講此地譯出的一篇哥兒吧。哥兒(Botchan)是稱呼人家的小孩的名詞，誰都知道的。此篇的主人公，原可以看作猶有童心的大人，而本來所謂大人，原要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主人公是一個初出學校而始入社會的人，去做學校教師，做了種種失敗的

事體，終至辭職回家。但是這是他自願這樣做的，當中很含着一種不妥協的精神，不一定要看做由主人公的稚氣所發出來的。自然是着意地痛罵當世的社會及教育界了，但是只使人覺得痛快的。這比他別的小說，還有一個異點，是在滑稽諧謔的嘲罵世俗以外，還是替天行道，對於不正不德的人，加以制裁，有高樹理想的旗幟之概。對於教育界的痛下針砭，毫不容赦地笑罵，實在使人冷汗淋淋的。這個我想對於現在中國的教育界，也可以當做一聲警鐘罷。

有人說，他的此作是在松山當教師時的收穫，也許有些因頭的。當時他初出學校，去當教師是還未滿三十歲，對於一切社會的實情，自然未曾熟悉，一定有刺激他血氣方剛的心情的。篇中主人公也是一個「江戶兒」。不知世事，稚氣紛紛，卻又是尚俠好勇的性質，多少也許有點作者自況吧。這也並不是全不相像的，看他後來的不受博士學位，就可明白了。日本的博士號的獲得，由文部大臣授與或由論文請求，當時漱石卻不受由文部大臣授與的博士號，一時很使人喫驚的，因為這是一件從未有過的事，平常人對於這稱